

天涯采英

主 綬青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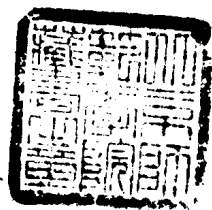
英 采 涯 天

王 绥 青 著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1039189

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1039189

天 涯 采 英

王 绶 青 著

•

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前海西街17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秦 皇 岛 市 印 刷 二 厂 排 版

北京通县潮白印刷厂印刷

•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10 字数 161,000

1985年 6 月北京第一版 1985年 6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12,800册

书号 10228·126 定价 1.60元

序

唐 弢

一九八〇年夏秋之交，我到小兴安岭小住，一来病后需要休息，二则想写一两篇论文。据说原先安排在朗乡，作协黑龙江分会担心我年纪大，又有心脏病，临时改住带岭。带岭林业实验局设有宾馆，邻近又有医院，对病号生活照顾方便。但在当时，个中就里，朋友们苦心，我却一点都不知道。接到通知，不问天南地北，带着资料，背上行李，松松快快地便从北京奔向带岭了。

带岭的山色也真好。天晴的时候，林海入望，映眼欲青。宾馆门内一条很长的甬道，甬道两旁便是实验林之一，种着红松、云杉、落叶松、水曲柳、白桦和青杨。林场的西侧以河为界。从山间流下的泉水到此汇成一条河——永翠河。听这名儿，人们可以想象它是多么碧，多么清，多么安恬，它静静地流着，流着，有时低吟，也有时高歌，更多的时候却是沉思，象诗人一样默默地沉思。每天清晨我到河边散步。一个欲望在引诱我，我想写诗，写屠格涅夫那样的散文诗。

以后我往朗乡，往伊春，访问了伐木场、加工

厂、山区图书馆、家家有个小院的新建宿舍；到现场观看工人伐木，坐小火车在原始森林里穿行；我还登上五营的铁塔，居高临下，远眺这“红松的故乡”的奇景；听松涛怒吼，风，……俗话说“风从虎”，在这人迹不到的深山老林里也许有东北虎在活动？也许，可我当时亲眼看到的却是人的力量。欲望又在蠢动，我想写诗，这回是惠特曼式气势磅礴的自由诗：育苗房的工程师，伐木场的劳动模范，坐在凉水河畔写生的美术家，站到伊春晚餐桌旁端菜的漂亮小伙子，还有许许多多热情的朋友，我想念他们，他们已经进入了我的诗——就差用文字——把他们记录下来。然而我没有记。我的任务是写论文，两股力量在头脑里不断斗争，必须将这突然冒了出来的创作欲压下去，年龄使我理智，我终于克制了自己。

这样，我的诗便成了没字碑。

不过还是有人写了诗。住在朗乡的王绶青同志是诗人，他的任务是写诗，工作和志趣统一，但他不是来写森林，而是来写关于黄河的长诗的，一共二十章。绶青同志告诉我，一个月^光内他写了七章，我们分手的时候，大概只差两三章就可以完篇了。我听了非常高兴。因为我没有能够写诗，很希望别人写，屠格涅夫式描写大自然的散文诗也好，惠特曼式歌颂劳动美的自由诗也好，其它的形式也好，要紧的是将我心上这点空虚补起来。所以，当绶青同

志说将来把诗稿寄给我，要我写几句什么时，我就毫不犹豫，满口答应了。

现在寄给我的这《天涯采英》不是关于黄河的长诗，而是诗人二十余年诗歌创作的结集，对于准备执笔写几句的人说来，要求不同，分量加重，完全是两回事了。然而读了一过，我仍然感到亲切；虽然这不是关于黄河的长诗，第五辑里却有许多篇什是吟咏黄河的；虽然这不是完全写于林区的诗，第一辑里却有《原始森林写意》那样充满森林气息的好诗，下面这样清新的意境深深地打动了我：

今天，在这兴安岭的密林深处，
那“砍砍伐檀”“呦呦鹿鸣”之声，
使我耳目一新，
这不就是诗的童年吗？
童年，离母亲最近，待母亲最亲。
森林里，我拣到了诗魂！

诗和森林在这里结合起来了，一直追溯到远古的童年，那么自然，那么浑成，给人以一种“用古如新”的感觉。这种感觉不仅由于表面的形式，更多的是来自内蕴的联系：诗篇通过《伐檀》和《鹿鸣》的具体内容，有声有色地揭开《诗经》这部古代诗歌总集描写森林生活的特点，启发每个人对社会原始生态的憧憬。而“忽远忽近”，故意逗人寻

我的鸟鸣，“东拐西弯”，始终不曾远离的泉声，
则又回到今天，真实地唤醒人们生活中曾经出现过的
经历。森林在眼前活了起来。这样，诗里写到的
保护奇珍异禽，稳住矿藏地水，为祖国重点建设储
存桥梁、大厦、脚手架，给普通人家添置桌椅、橱柜、
茶叶盒，甚至向筵席输送“木耳”、“香菌”和别的
山菜，也一一化为现实，有根有底，有凭有据。连
最后感情的迸发都找到了着落。它不是醉眼朦胧中
的想象，读者也仿佛进入梦境，随着诗人一起变成
绿色的化身，低低地唱：

酒后，我做了一个诗梦：
我变成了万千绿叶中的一片，
我变成了万千幼树中的一根！

谁不这样感觉呢？生活在召唤我们。使我欣幸
的是我还读到了关于黄河的篇什。黄河是我们民族
发轫的基地，也是诗人自己的家乡，绶青同志对此
怀有拳拳的情意。值得指出的是：诗篇咏叹的不是
沉重的灾难，而是甜滋滋的生活；不是大水奔腾咆哮
的黄泛区，而是人工渠绣成的绿油油的黄河滩。
无论是采取楚辞格调写的《墨绿墨绿的黄泛区
啊……》、《问黄河》，还是基本上用三、五、七言的
《黄河情》、《黄河渔歌》、《黄河春》，都在歌唱祖
国幸福的今天，即使联系一点过去，也仍然是为了

表现幸福的今天。在诗人笔底，黄河已经卸下满目黄沙的外衣，“碧波滔滔，一派生机”。他在那首《墨绿墨绿的黄泛区啊……》里唱：

绿莹莹的山，绿莹莹的水，
连空气也染有几分绿意；
到处香喷喷，甜丝丝……
一阵风吹绿了我的心扉。

这是美的。绶青同志以充满感情的文字歌颂了家乡的天地，正是这个天地哺育了他，哺育了我们这伟大的民族。用笔轻盈，含意浓郁。不仅如此，写诗也象作画一样，他有时还用小幅图景，例如《瓜田情歌》、《果园里》、《七月黄河滩》等一些短诗，活跃了黄河岸边的生活，读来清新秀朴，生气勃勃，充实了他的歌颂，丰富了他的诗篇。其中《瓜田情歌》一气呵成，情溢词外，的确是小儿女的有意无意、似懂非懂的带点稚气的情歌；《七月黄河滩》却有顿挫，有迂回，在竭力夸奖种瓜老人，高唱“嘿！黑籽红瓢甜又沙”之后，忽然插入这样的一段：

一只小蜜蜂飞在瓜边，
嚶嚶嚶，
想落下又不落下；
老瓜匠眯起眼睛告诉我：

“小东西，新近才在这儿安了家。”

情节好象岔了开去，近似闲笔，意义却是收了拢来：画龙点睛，闲而不闲。这里有人工又有自然。描写小蜜蜂的“想落下又不落下”生动逼真，其实整段描写也都生动逼真，因为这些都来自生活。是技巧更是生活。生态处处是，妙手偶得之。

绶青同志人到中年，生活十分丰富，他走过许多地方，不是躲在屋子里望着天花板“做”诗的诗人。他写了黄河和森林，还写了草原、湖泊、蓬岛、都江堰、白马寺、葛洲坝、太行的野狼沟、延安的杨家岭；在沙漠之夜耳听马头琴之歌，登上八达岭评说万里长城；他咏叹猎人、歌手、渔夫、果农、石匠、套马的勇士、接羔的巧姑娘，……上下古今，四面八方，无所不写。而贯串这些瑰丽多彩、斗奇争妍的篇章，使其纳入于一个风格的，乃是诗人始终不渝的歌唱祖国、歌唱时代、歌唱人民生活的一片红心；天长地久，此情绵绵。

我说的只是个人的感觉。无论长篇短章，我以为在绶青同志的诗里，祖国、时代、人民生活这三者的确占有重要的地位，而这又正是诗人全部创作的一个重要的特色。尤其难能的是：短章固然立意清新，情趣盎然，便是较长的篇什，也都内容丰满，经过详细的观察和刻画，实实在在地写出了诗人自己的感受。《泰山挑山工》是一首笔致豪迈、气势磅礴

的好诗，不算很短，且看第二段开始的描写：

汗珠，背脊上的汗珠，
石榴籽般晶莹的汗珠啊，
前，砸着脚尖；后砸着脚跟；
石阶上砸出一道道深坑；
青筋，小腿上的青筋，
松树根一样遒劲的青筋啊，
蜷曲着，暴跳着，伸展着，
血在燃，力在涌！
皮肤，似风磨的千年铜镜，
骨架，一张拉满的硬弓；
攀登，攀登，攀登，
从谷底，直逼苍穹！

我仿佛看到了米开朗基罗的《奴隶》或者罗丹的《青铜时代》，看到了大理石或者古铜的雕塑，但不是静止的，而是动的，活的，慢慢地在迁移，在攀登。画面既展示了整个造象雄伟壮健的力的美，也让人接触局部的艺术上精雕细琢的手段⁸⁷。应当承认，整体和部分不同，但整体是由部分构成的，部分是整体的部分，决不能机械地将它们分开。

为使诗篇的整体造型给人以深刻的印象，绥青同志很重视局部细节的艺术创造——充满了诗意的艺术创造。我欣赏诗人多方面的尝试。在这些尝试

中，有时通过美丽的想象化静为动地去突出他所咏歌的对象，例如《啊，大地》的开头有这样几句：

脚步，车队，船只，马帮，
你鞭策一切向前进击；
林木，秧苗，烟囱，楼房，
你推举一切向上成长！

脚步，车队，船只，马帮向前进，林木，秧苗，烟囱，楼房往上长，一一归功于大地的鞭策和推举，大地在诗人的想象中是有生命力的，和人一样。但是，难道这只是诗人的想象，而不是生活的真实吗？不，这是真实：没有大地就没有往上和向前。有时又反过来用动衬静，以小托大，同样收到极好的效果。我很喜欢《访海》的开头：“海，如此慷慨，才相见，就泼我一身盐雪……”觉得这写得活泼，真切，很有情趣。但更真切更有情趣的却是下面这一段：

我爱，万籁俱寂的夜海。
流萤，提一盏小灯在天边巡逻，
然后，捎一串海的故事
驻进我的心窝！……

大海啊，我投你深情的一目，
你莞尔一笑，足够我三年吟哦！

大海汪洋浩荡，一点流萤太小了，然而偏是这流萤提着小灯在天边巡逻，只有这样的時候，只有当你见到流萤提着小灯在天边巡逻的时候，你才会意识到夜是多么安详，汹涌的大海现在是多么幽闲和恬静。真的，光知道万丈怒火而看不到莞尔一笑，或是光知道莞尔一笑而看不到万丈怒火，都不足以言大海！生活是丰富复杂的，任何事物在形成一体时都是多样因素的结合，矛盾的浑然无间的结合。这是历史的辩证的规律。

这种矛盾也体现在整体与部分之间，思想境界与艺术创造之间。我欣赏绶青同志用小幅图景充实整个造象的艺术手法，但也觉得不是每一篇做得都很成功。有的小图景在完成大造象时楔入不深，意象游离，有的小图景与小图景之间衔接松懈，缺乏呼应。不过这些并不重要，每一位著名诗人也偶尔会有这样的作品，每一篇成功作品也偶尔会有这样的现象，在不断的创造中，慢慢地自然克服了。我想说的一点是，绶青同志的诗歌创作在表现方法上虽然多种多样，大体却仍可以分为两类：一类是以《老猎人》、《樵夫》（第六辑）、《呼伦贝尔草原》（第四辑）^①为代表的细钩白描、重在外形的人物和景色的绣像，另一类是以《汗衫》（第六辑）、《春雨，浙浙沥沥》（第二辑）、《黎明，在青岛海滨》（第三辑）为代表的婉转含蓄、揭示内美的心理和感情的描写。当然也有将外形和内美结合起来而且写得

比较成功的篇什，例如《啊，大地》、《访海》、《泰山挑山工》、《灯歌》（第一辑）、《捕春》、《柳》（第二辑）、《马头琴之歌》、《驼队，在瀚海上行进》、《啊，炊烟》（第四辑）、《瓜田情歌》（第五辑）等篇，多数是情景交融，形神合一，成为这个集子里的好诗。相对说来，短诗又比长的要凝炼一些，纯朴一些，因为内容单一，写起来容易和外形结合，趋于一致，做到羚羊挂角，无迹可求。

不过也不能一概而论。我所举的《汗衫》、《春雨，淅淅沥沥》、《黎明，在青岛海滨》等三首都不长，在结合方面却存在一些问题。《汗衫》写于一九五五年，据说是绶青同志现存最早的诗，一个中学生而能写出这样的好诗，实在不应再作苛求，我只要谈谈他二十四年后写的《春雨，淅淅沥沥》，讲得概括一些，也许既可以包括以前写的《汗衫》，也可以包括以后写的《黎明，在青岛海滨》，而不需要一一列举。我喜欢这三首诗。它们都以意境取胜，代表绶青同志诗歌创作中一个健康的应当推进的倾向，而又在局部上存在一些共同性质的问题。

我特别喜欢《春雨，淅淅沥沥》这一篇。从总体说，我以为这首诗境界高，涵养深，诗意氤氲，字里行间流露出相互温存、临危乐观的生活情调，体现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性格与特征。全诗写三个人在雨中排队买书，婉转地对名为“文化革命”实是文化浩劫的十年动乱提出批评。一位大姐怕买到的

一抱新书被雨淋湿，紧紧贴在胸口，一个买不到新书的小姑娘赶紧用手里的伞代她遮雨。两个人攀谈开了：这个说爷爷要她买自己的译书送给朋友，那个说家里原有这些书，那一年全被抄走。买到的要将书分给买不到的。随后又加入一位长须老人，珍重地从兜里摸出新买的书，愿意先给小姑娘。三个人在雨地里你推我让。且看这余音袅袅的结尾：

三人相视笑了！

笑得那样自然，醇厚。

春雨，淅淅沥沥，

洒在人们的心头……

我不是单纯地欣赏这结尾，我喜欢的是诗人创造的全诗的意境：用一个小小的镜头映出一场天翻地覆的灾祸。那么简单，又那么全面；那么平淡，又那么深刻；那么悠闲，又那么沉痛！在相视而笑的背后酝酿着令人怅惘、使人痛苦的许多事情。正因为这样，当春雨——你可以想象这指的什么——洒在人们心头的时候，喜悦便象水点一样飞溅起来。这首诗的语言平易自然，朴素亲切，没有一点矫饰之处，在诗集里也别具一格。我感到不足的是：形象跟不上意境，局部托不起整体，特别是第四、五、六关键性的三段，没有细细推敲，不如首尾两段干净利落，留下了一些冗词、杂屑乃至不太确切的用

语。譬如“拍了拍她的肘”的“拍”就欠妥帖，“激动得手指直抖”也不够真实，有损全诗情调。某些具体描写的含糊，失实，主要出于细节的观察不深，形象的储存不足。说明绶青同志对生活虽能博采，却需要进一步深入。《汗衫》、《黎明》，多在青岛海滨》两诗，同样存在具体形象托不起全诗意境的问题。

绶青同志告诉我他爱好中国古典诗词和民歌，希望从中吸取营养，诗集留下了鲜明的痕迹。我赞成从多方面——尤其是从中国旧体诗词和民歌中学习表现方法和形式，但不应拘守一枝一节，而要大胆地化，大胆地变，大胆地创新。没有创新就谈不上继承。我以为这个集子里的《五月榴花放》（第六辑），只能说是新民歌，是用民歌而不是用诗的形式歌唱新生活的作品；在另外一些较长的诗篇里，又往往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嵌入一些小令短曲的残骸，我说残骸，因为它们已经不是小令短曲，又还没有水乳交融地匀和在新的体态里，个别语言也有略嫌陈旧的地方。

说起语言，我应当再讲几句。绶青同志有他自己的努力和成就。新诗人中，有人曲解旧体诗词的声律，为使平仄协调和押韵，往往将词语颠倒，生拼硬凑，读起来很不舒服。绶青同志的语言经过煮洗，经过锤炼，经过选择和调整，很少有拗强生涩的弊病，比他的前辈进了一大步。不过他爱用古语，

爱用成言，民歌如河南民歌、内蒙的爬山歌不必说了，古诗除三、五、七言外，我觉得较长的篇什里似乎还有楚辞的影响。我这样说，不光因为他的诗里多“啊”，而楚辞的“兮”即“啊”，两相合拍；还由于偶句俪词，排比而出，是绶青同志诗歌语言的一个特点，所以读起来音调铿锵，气势浩瀚，使人觉得有《离骚》的余韵。我一点也不反对偶句俪词，但用得过多，也将成为公式，损及内在的美，这就以词害意了。新诗在发展道路上允许作多样尝试，有各种形式：匀称是美，错综也是美；齐整是美，散乱也是美，精雕细琢是美，纯乎天籁也是美。诗人应当根据自己的需要努力去创造。

不过，美又有自己的要求和规律。每一首诗，无论是匀称、齐整、精雕细琢也罢，错综、散乱、纯乎天籁也罢，都必须做到和谐自然，顺理成章，给人以浑然一体的感觉。这是诗人匠心经营的劳动成果。而我以为，艺术的最成功的匠心，正在于使人不觉其有匠心。古人所谓“归真返璞”，所谓“天衣无缝”，或者也正是这意思吧。

一九八三年九月八日于北京。

目 次

序.....	唐 弢 (1)
--------	-----------

第一辑 海 山 魂

啊，大地.....	(3)
长城啊，长城.....	(8)
访海.....	(12)
泰山挑山工.....	(19)
千秋水.....	(26)
灯歌.....	(31)
原始森林写意.....	(35)
雕天者.....	(41)

第二辑 春 正 俏

春展.....	(49)
捕春.....	(50)
采春.....	(52)
柳.....	(54)